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九十九

詳校官檢討

臣

劉忻

主事銜

臣

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

潘曾起

謄錄監生

臣

薛振基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九十九

服飾

冠賦

唐趙良器

懿哉聖人之所為觸類而長緣情以施大則察乾坤之
用小則稽鳥獸之儀近取諸身既制冠以象德遠取諸
物亦模範而開規裝玉彩而晶耀鈿珠華而陸離禮容
於是乎克尚首飾於是乎攸宜故柔以虛中剛而勁外

惟德是輔惟仁是大綴香簪以半出垂寶纓而雙對珥
白筆以孤懸總紺髮而繁會若乃九門朝啓千官奉職
劍履鏘鏘旌旗翼翼趨玉階以雲聳入金門而電絕於
赫朝廷其儀不忒此乃禮容之有則也爾其尊卑異制
古今殊情備鵠所以貴勇加蟬所以貴清進賢表文者
之號章甫尊儒者之名獬豸觸邪惡佞臣而直指鷄鷄
崇飾光近侍以增容此又威儀之孔明也是以舉之有
節施之無妄或用晦而寃疏或蔽聰而難續居止而不

失其職得位而不愆於上每守分以自安故雖高而不
亢此乃進退之惟當也客有賦之而歎曰夫檢身者禮
表容者服服之不稱必近於妖祥禮之或差自階於傾
覆故君子履道以遠害小人崇奢而取戮鄭臧聚鷄果
貽出境之誅疏受挂門克保永終之祿則知逆理者天
之所禍順常者神之所福況乎在位之庶僚可不鑒茲
而敬肅

進賢冠賦

唐
闕名

天道廓兮日月為久聖人作兮衣冠為首彼將照臨萬
有此將肅穆羣后是以明王代寶君子學干總朝廷之
要惟進賢之冠寸之七且比夫七德梁之三又取夫三
端至美乎威儀棣棣經營乎東帛戔戔知人不易行之
為難將欲昭隱逸責聲實脅讒佞為忠貞革貪侈為廉
質則以正御下雖居高匪危以虛制有縱持滿何溢動
法道靜得一自代兮經為此名無止兮驗彼天秩徒以
賢能有意於賢不言而信不用於權俾荷寵祿者賢賢

而易色榮上林者安安而能遷久要不忘雖弊必加於
首嫌疑不涉李下豈正其偏則鵠之果也武重蟬之潔
也政先亮當用而為用信玄之而又玄若因物揆理易
人推遷非德不依智也非禮勿動慎也唯賢必舉義也
任用無為順也包四善而世濟其美別九儀而尊固其
信夫預明試者稽乎人言為大夫者資乎能賦則流問
以體物敢不立言以存務將欲存義終則用之不窮將
述功之懋則物無能措詩云服之無斃吾以斯文之為

度

進賢冠賦

以聖朝崇儒服
以旌德為韻

唐
于伊躬

惟冠之制惟賢是崇冠俟賢而出賢因冠而通成於人
有傳古之儀形於國有尊儒之風吾君於是詔司服進
良工考前法以無替覲斯義而有融然後得多士以立
效實茲冠而允淑君臣克序用彰有道之時冕弁可儔
載稽取象之服則知冠以招士亦猶工以度木匪工也
良材何以辨於山匪冠也羣賢何以求其祿觀夫製作

有則威儀孔昭建象於初爰從太古之代更名于後始
惟炎漢之朝不繪畫以崇飾在進用以彰德上下率而
有差禮容行而無忒不可奢致不可儉偏蓋取事之大
猷亦設官之盛飾上自元后降於公卿用則異數制乃
同名五梁三梁表尊卑之序七寸八寸為前後之程惟
德是急惟儒是旌叶緇布之遺象與皮弁而齊衡且夫
作之罔乖服之有以豈同帶鶚者空尚乎猛聚鷁者不
稱於已曷若取鑒斯在為工式乎御膳加大官之列使

臣薦不疑之謨稽乎其形諒先王之制本乎其義為君子之儒瞻之克以正創之而以聖列士崇德之規蒸人立身之鏡豈徒在首貫髮雍容肅敬而已

進賢冠賦

以明時急
賢才為韻

唐梁洽

製冠有象惟賢表名冠在首而為用政匪賢而莫成伊進賢之為急乃斯冠之發明古人所尚永代作程豈比夫戴鵠聚鵠瓊弁玉纓彼旌武而貽咎寧比德而同聲念茲在茲侯其偉而山有木工則度之君為政賢必進

之木自工以生態故得人而允釐故君子進退以禮消
息候時時既清兮為賢是急賢既進兮其政必立總六
官而謂何嘉此名而可挹客有聞之而言曰或標之豸
或珥之蟬所謂二者莫如進賢忝從班於聖日願效試
於明臺敢預弓旌之召無遺管蒯之才

貂蟬冠賦

以製冠取清
蟬之義為韻

唐侯 洌

冠表朝容飾崇工製示勁悍而貂文既緝彰清高而蟬
翼斯綴所以發宰臣之盛改武弁之弊配紫綬而增華

入黃樞而轉麗突而將戴翹然可觀揉輕毛而絲絡鬬
微殼而花攢引雜錯之光足見乎以文為貴分動搖之
影誠誠夫居危如安麗則無挂新而莫彈彩列如星衛
女何榮於會弁用當謁帝齊相堪嗤於濯冠所以類鼠
咸収如蟾必取示威無假於鵲戴呈巧豈矜於鵲聚影
麗華簪光聯垂組乍臨天陞澤鮮而日照如濡時受王
言質薄而風搖自舞鄙舊規於却敵笑遠適於章甫貂
之貴誰憂換酒於晉臣蟬之清是用加金於漢主故能

堅逾鐵柱妙奪玉纓非不足之時狗尾何續從有綏而
用蜩甲如生桑而輔曲潔以從輕灼灼而自為首飾炯
炯而能使心清至矣哉蟬者食潔居高蹈者內溫外悍
盡飾斯在齊光不散發令姿於綴者王何以尊藉舊葉
而珥焉金張益煥將進賢而並美與交讓以相資承柱
後之名是表禮無違者冠侍中之首欲使人皆見之道
光漢冊事合秦賜冠乎斯用之以明義

彈冠賦

以君子之交誠
有所感為韻

唐

王起

岌岌高冠是加於首將服之以入仕遂彈之而去垢纖埃不染知潔己之為先法服是從明干祿之非久豈比裂之而無用挂之而勿有也當其貢公不仕王陽未縈風起緇布塵飛玉纓積歲月而無色混風姿而莫呈豈知點綴則價重拂拭則光生蓋以斷金之人未達於清世陸沉之士猶勞其赤誠是故置之而有待褚之而勿營洎夫大漢登庸伊人有所同松茂而柏悅將龍翔而鳳舉於是取章甫而言曰冠者首之飾人之規盛服將

朝此為大者結髮從仕曷莫由之吾方策名於丹闕委
質於彤墀顧將盡飾以為美豈薄汚而見嗤及解彼珠
纓彈於玉指彰久要之必信表從政之有使拂舊彩以
增鮮振浮埃而暫起由是發光耀正容止朝廷濟濟具
瞻夫哲人中櫛鏘鏘用表夫君子則知碩量之所包賢
人之與交其賤也樂夫伐木其貴也同夫拔茅則爵位
相先者以彈冠而是鑒金蘭合契者因彈冠而有感故
能致美縉紳不嬰垢氛將總會於玄髮期入仕於青雲

豈比夫晏子濯以入朝是稱賢相屈生彈於新沐方侯
明君

雀釵賦

晉夏侯湛

覽嘉藝之機巧特精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瓊異
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團團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
之徒相與競嬖飛寵並修飭理袿襟整服飾黛玄眉之
琰琰收紅顏而發色流盼閒步輕袂翼翼恃炫豔以相
邈常逍遙而侍側昔先王興道立教崇冲讓以致賢不

留志於華好

山水納袍賦

有序

陳江總

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
恩澤因題此賦

濫時來之寵沐振長纓以祗肅奉性與之文章侍相娛
之絲竹解女蘿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裁縫則萬壑縈
體鍼縷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連之徑復埒
符采於雕煥並芬芳於蘭菊憫四選之徂遷軫百慮之

迴遭霜飛空而浸霧雁照月而猜弦聽風鐘之易近對
冰雷之疎懸若董衣之百結同衛服之十年嗟斑鬢之
已颯媿冶衷之為妍謝銜珠之有報荷墜屨之無捐

五色比象賦

以車服有制示
不徒設為韻

唐陶拱

聖人以王命之施官秩之設貴有品類賤有等列望之
可辨非旌表而焉知出而自殊宜車服之有別於是招
繪素之黨召彩筆之徒程亂目之衆色寫外物於百夫
以侯伯子男之服為飾以山龍華蟲之象為殊莫不煌

煌熒熒輝輝煜煜青為山兮嶢嶢而爭峻赤為火兮皦
熾而含燠粉米以純白而璀璨宗彞以太玄而黜儵粹
而為羽則振迅而對飛暈而為龍則跨騰而相逐蓋上
古之禮制亦當今之法服必謂美妙無盡精微有餘俾
桂月之規縱麗天而莫勝擬海藻之質雖摛文而不知
實逞巧之無比信取象而靡虛豈徒用別於涖職蓋亦
或施於乘車懿自創自於心成之在手或大之者不遺
其美惡小之者不失其妍醜此實權等於真宰功齊於

妙有所以作國家之程式辨王臣之印綬歷萬代之恒
規經百王而共守不然者法實紛糾制有允休何必假
其彩色之炳煥於君子之衣裘合九章之物者則寫非
五等之服者則不故往代垂模明君立制一則爵命之
易辨一則制容之昭麗宜乎嘉其義重其事佐盛禮而
罔易垂後代以永示信哉表德之為良亦美作者之深
意

衣錦褰衣賦

以君子之道闇
然日章為韻

唐李程

君子制服兮損益以時秉衣錦之特麗必尚褻以相資
欲曳婁以成飾故威儀而可持異彼佩環有以文為貴
者同夫締綌必特表而出之察其所以亦將有旨願無
伐善俾其蘊美衛詩既作且賦於碩人之篇匪服是加
則嗤乎彼其之子異狐裘而羔袖比綠衣而黃裏蒙纖
縞而不隔籠渥彩之可擬彷彿兮若豹姿之藏霧隱映
兮似珠光之透水徒有美於爛然孰可詳其蔚矣故服
之無數終然允臧當斐然而入用懼學製以見傷知我

者謂我隱蔽文章不知我者謂我顛倒衣裳曾不念順之則理的然而亡自類韜光不耀孰云欲蓋而彰比乎繪事後素勿矜為寶不有外者何以混其色不有內者何以蓄其藻雅符含章之德不愆畫飾之道服玩美矣人亦宜然等誠明之道合同出處之義全亦由絜矩之士窮而不濫蘊貞明體恬澹昔有喻於讒口何以自明今不衣而夜行寧惟逮暗是知大象既分先質後文德為道用靜為躁君不銜昭質退藏於密匪同厖服之奇

自契黃中之吉彼無褐空念於卒歲此成章不俟兮終
日未若賦衣錦之聚衣為終身之自律

華貂賦

有序

陳江總

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垂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

貴豐貂於挹婁飾惠文而見求標侍臣之密設曜毛彩
之溫柔拜文綬而影度陪武帳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遠
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之鄙吝撤君子
之寶飾榮小人之蓬髮茂置醴之殊私誇賜田之薄潤

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而不工逢河間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諒維韜之有媿庶懷昔而克終

西域獻吉光裘賦

以水火驗之為異為韻

唐獨孤授

過矣外區實生珍異彼靈獸之則獲製良裘之斯至聖王之所未覩獻令之所莫備叶朝宗則來自金方應中國而色當土位意者以烈風之靡興溟海之清澄德動天而遐方內向氣入翼而貢獻足徵方啓襲以進語如執輕之不勝颯然舜風翠雲之光可奮籠夫堯日青鳳

之煥徒稱故其背崑崙踰弱水重九譯越萬里豈殊俗
之所貴信希代之為美直千金者更輕稱狐白者非擬
雖沉以天沼無易嘆其之性燎以束薪獨異焚如之理
斯乃動聽驚視孰知其然者矣夫物有難測必思之而
不厭事有詭常亦推之而可驗何異績鼠毛以為布引
龍鬚以成絲澣於火而自若弦於弓而有之況能禦寒
涼以效用衣褐襲以呈姿司服以登備皇儀而飾朝禮
至尊爰御光紫極而耀丹墀遂使越人捧翟以求退王

母收環而請辭羣公乃拜首而稱曰休哉聖君之緝熙
且天地不愛其寶豈我夷敢愛其私乎將念委裘之有
寔防侈服之生禍表微於君子小人酌義於夏山殷火
俾萬物之咸格其德風之在我於是天子曰俞彼則獻
其琛曷若獻其可

狐白裘賦

以珍裘非
一腋為韻

唐
陶翰

邈哉瑞獸生乎青丘資挾溫以流潤得頤素而成裘故
鎮毫錯毳匪剛斯柔象羣哲以濟美較千年而取優配

華玩於車服曜珍奇於貴游殷祀典以崇賁飾禮容而
克修暨夫秋沉金氣冬舉玄律進卿相之門登王侯之
室寒祛溫薦恩纏好密任藏用以卷舒委涼暄以昇黜
將綌衣以遞御與紈扇而更出苟人事之宜然諒廢興
之若一嘉其全真定色育精含徽千金振價衆服騰輝
朝臨皓雪且狀乎寒披鶴氅曉安朱架又象乎高懸玉
衣雖質文之可別蓋貴賤而同歸故崇侈者取貴而尚
戒奢者含貞以非矧乎從損而益工兼素腋德之攸親

豈惟物新晏嬰相齊以推弊孟嘗獻秦而獲珍貞休利
乎蕃玦悔吝生乎妄人倘茲道之無替遮遺芳於後塵

千金裘賦

唐
雍陶

良冶之子兮不墜舊規制珍裘兮巧意無遺非一狐之
成此直千金而在茲蓋以表盛服之麗者舉高價而美
之倘以負芻如當市骨之日如將貫酒偏宜買笑之時
如其選擇亦求粹白資衆毛取羣腋極狸製之狀殊豹
飾之跡俾褐襲之有加欲曳婁而無斃紉鍼既就振領

提裳乍掩孔雀全欺鸛鷀有斯而死不於市衣此而坐
不垂堂何必獻武帝之時人來西域受平公之處鳥下
東方宜乎在筭見珍滿籛非貴將示美以爰御豈救寒
而乃衣時彰節用乃三十年而尚存俗競奢妍乃十萬
軍之所費觀其皓練漸潔輕埃莫霑巾幣之酬猶少外
飾之態俄添日影遙臨豈見犬羊之易雪華傍射自宜
狐貉之魚爾乃取而諷論其衆亦猶多士補於袞職羣
材構於時棟豈比夫告敝於黑貂誇煥於青鳳然則乖

惡衣之義生侈服之心既傷三德之數徒稱千鎰之金
所以披鶴氅於王公獨標耿潔焚雉頭於晉帝用戒奢
淫況乎衣褐可以備卒歲挾纊足以禦寒夜何勞寶劍
侔貲豈要驪珠同價委此蒙茸之資被乎勤儉之化使
狗盜之人盡息其偷詐

布衣賦

明
袁定

邇皇初之淳龐兮葆真素於洪荒尚結繩以為政兮未
有事於采章中天啓文明之盛兮作繪作服而山龍藻

火之煌煌垂衣裳而治天下兮野老歌白雲之鄉漸憂
上下之無等兮為之別服色禁僭侈而弘制度於無疆
自古風之漸邈致末流之濫觴冰紈霧縠下逮俳倡輿
臺隸卒被服輝光物力由此而愈絀人事因之而改常
但思衣服之麗都而遑問道德之允臧也則見夫公子
王孫朱纓文縠盛冠劔之陸離漱蘭荃而芳郁狹邪則
金張豪貴常騎白鼻之騮抗談則王謝風流並揮麈尾
之玉而究之學慙一卷之師才類道旁之木則見夫麗

女妖姬粉白黛綠飄長袖兮輕裾舞霓裳之一曲爭妍
則騎馬入宮矜蛾眉之淡掃怙寵則醉扶上殿歎海棠
之睡足而究之金谷銜哀於墜樓姑蘓興恨於遊鹿爾
乃私人之子熊熊是表教曹啟鴻都之學爛羊封關內
之侯作勢而耀里門隱然負嵎之虎稱名而登末座儼
然冠沐之猴而究之東園終誚夫銅臭狗矢豈貯於金
甌爾乃乘軒之輩薈蔚貽羞入朝侈三英之粲退食鮮
五絨之修虎皮而羊質兮盡鏘鏘之鴛鴦維鵜而濡翼

予實楚楚之蜉蝣而究之技僅能言之鸚鵡榮均文繡
之犧牛而況服之不衷賈禍堪憂如膏適足致謗聚鵠
益以名尤縹綾是何法服思稱德兮鮮儔惟布衣之士
蕭然環堵之內將墳典之博搜稱先則古聖賢是謀斯
誠不倚勢而貴不藉財而富而足稱為人物之第一流
也乃士風士習之漸異士氣士節之或殊卑自工妾婦
之術高亦蹈亢龍之虞薰蕕早別於逢掖國是爰分其
菟枯則古今之變有可得而詳專者焉伊處士之橫議

兮陰陽任其翕闔離合憑其縱橫公卿執轡而虛左兮
侯王擁篲以郊迎朝寄遊士之籍兮暮垂上相之纓乞
憐昏夜而驕人白日兮遊大人以成名此固富貴利達
之薰心而自謂布衣之極榮也乃六國既滅李斯相秦
儒生猶連鑣而接軫巷議尚尊古而卑今宜逢彼之怒
而盡供秦始之一坑洎黨人之清議兮顧盼長其聲價
登接晉於龍門俊顧及厨之標榜兮宗山斗於三君汝
南月旦之芬芳兮至穢視夫朝廷西州豪傑而深恥不

與予自表免以騰聲此固風尚名節之垂芬而無愧布
衣之莫京也乃節甫煽禍黃巾弄兵黨錮雖乍禁而旋
解善人誰扶危而莫傾彼漢社之屋而實兆分袒於甘
陵若夫濁流之投隙緣牛李戰野之血玄黃滔天之虐
洪水非有斬祛射鈎之仇而分角門戶紇干興哀於天
子若夫洛蜀之英倏分彼此水火之形既成排毀之端
蜂起適來小人側目之讒而立碑永錮銅駝致委於棘
杞彼道學何負於國家自偽學之網一設朝署為之一

空彼士子樂觀夫京華自同文之獄一倡太學於焉欲
封無何雲擾諸夏塵飛土中蹂踐廝養之下困頓戎馬
之叢食給稗子薪拾馬通此真儒流之浩劫而布衣之
極窮也窮斯濫濫斯變思求活以苟全遂改顏而易面
由徑由竇之罔惜兮思一長以自銜為奴為隸之不辭
兮真他人之我盼已漸趨極輕之勢兮誰不謂古之士
也貴而今之士也賤若此者非布衣之能負人實人負
布衣之稱而有慚於在昔之名彥吾嘗思之矣五月披

裘者何人乎聿有懷於負薪之不貪帶索行吟者何人
乎聿有懷於啓期之樂天楮冠而歌商頌鶉衣百結而
貧也非病者何人乎聿有懷於洙泗之賢排難解紛脫
屣千金者何人乎聿有懷於蹈海之仲連而且慕富春
之垂竿而且慕松下之風湍而且慕五柳之盤桓而且
慕剡溪之入山而且慕居遼之幼安而且慕寄廡之伯
鸞而且慕白雲留住之可以長年而且慕安樂行寓之
炳於幾先而且慕梅妻鶴子之澹寄襟期於水涯而山

巔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將數之不勝數也洵布衣者之
可師而可傳然則所稱布衣者尤當顧名而思義也毛
褐之與儔而輕暖之勿覲也安乎布衣之粗則莫羨綺
羅之細安乎布衣之樸則莫羨純絲之麗毋羨文錦而
緼袍是愧毋羨朱紱而初服是棄荷衣蕙帶標一丘一
壑之清風朱紱長纓任九棘三槐之連綴臥牛衣而飲
泣兮負英氣以不哀寧却衣而凍死兮秉清操而愈厲
必服之無數兮而後可以歷險易齊得失不改其儀一

如結之致我非惡錦衣而逃之是有分焉不可以苟營而妄異也雖然布衣是甘將遂草木同腐乎曰非然也儒者明體達用之學行則著其事居則明其理綜成敗於古今日精研乎經史補苴往代之遺文垂為後起之懿軌不朽惟三傳諸奕紀雖志行不逮往哲兮恒素修之自矢窺陳編而如覲耿光兮乃所願則學孔子

服蒼玉賦

以天子之服從
此方色為韻

唐
獨孤申叔

天配五色惟春也蒼然地孕萬物惟玉也堅焉玉可久

持故君子比德於玉蒼實正色蓋聖人形象於天歲既陽止色其著矣東方木德之令蒼本靈威之紀順其色繫象服是宜飭其容信以蒼為美晶熒兮其瑩如碧追琢兮其平如砥實同法服不敢違於先王有異象環獨見用於孔子若乃太史告立春之期天子迎東郊之時映乎玄冕節以采茨瑟若生芻之色肅乎出藍之姿縈垂組而溫潤澤矣繫衝牙而左右流之質且異珪終乃磨之無玷色雖匪白誰謂涅而不緇故能間五玉先四

服混玄冕曜黃屋微白虹之皎潔對蒼龍以照燭豈非
哲匠之所逢他山之所攻採此溫如之質擇其善者而
從得佩之服之於此琢之磨之於彼齊蒼壁之獲薦異
白玉之見毀色膺時用寧侔純漆之玄彩非染成詎比
奪朱之紫矧乎四氣莫先乎春陽五位莫首乎東方九
有具瞻其尊也帝皇萬物咸賴其大也穹蒼我乃應春
氣之德順陽和之則為帝者之行節候穹蒼之正色叢
四美而具宣冠羣王之攸克所以標嘉名於時令宜乎

哉垂楷模之無極

山玄玉賦

以奇質異文作
佩公侯為韻

唐沈達

佩玉之設所以導容止節威儀惟山玄之在御配組織
之標奇山以表名蓋取山崇之德玄而載色且昭玄默
之宜合殊姿於雅稱俾服玩以無虧懿其韞匱稱珍連
城表質爰制衝牙之用以戒趨馳之失匪取乎截肪自
資乎純漆響既清越理惟鎮密色溫合乎緇衣韻鏘鳴
乎玉律動之在聽隨矩步而聲繁佩之在躬寧風趨而

影疾羣寮奉贄庶官陪位貴賤畢陳高卑咸萃我則發
清響標奇器飭彼雅容遵乎深意配元侯而禮盛奉上
公而儀備豈比珥珎彰庶士之殊水蒼表大夫之異况
乃黜衡比色緇組侔文體玄端而位辨表黼袞而功分
或倚或垂昭君臣之異載揚載揖殊進退之聞宜發明
乎盛德永光錫乎洪勲其質貞清其光錯落官推王府
之典制自玉人之作是用比德賢臣表功王爵始自韜
石未彰含暉尚晦隱玄山以參差冠玄雲而霍靈哲匠

莫顧俊賢未佩徒棄置於層巒豈琢磨於明代及乎偶
拭拂遇磨礱服之容美執之禮崇自可寶同乎金錫豈
惟價重於王公則知其律聿修在禮斯柔非夫賜象服
錫鳴璆何以膺山玄之瑞於諸侯者哉

珮賦

唐胡運

玉有環珮所以節威儀珪璋所以應朝覲朝覲貴乎特
達威儀在乎淑慎則珮之為用以德聞珮之為服以禮
進既取堅以縝密亦體柔以溫潤其彩炯明涵黼黻之

華其聲清越諧金石之韻豈止法先王之服戒乎大夫
抑以觀古人之象原之帝舜由是表尊卑之飾彰朝覲
之美佩山玄而抱水蒼搖搖兮耿光左宮羽而右角徵
鏘鏘兮垂委非徒抑其進退亦以制其容止則裂石破
玉靡顏膩理清清泠泠作羽儀於君子思我王度服之
衷已珥黻相煥品命不渝貫以桃花之綬錯以明月之
珠時也朝北極歷天衢明玉殿耀金鋪徽音生於矩步
繁響起於風趨濟翼為君臣之榮觀逶迤乃賢哲之令

圖亦何必辜修蘭於長坂折瓊枝於遠區然後為美乎
別有楚臺神媛越國名姝嬌羅豔縠秀色鮮膚振鳴玉
以亮響踐瑤階以踟躕聲珊珊兮若有無睇繇繇兮意
愉愉翩躚躚兮望坐隅欲從君子禮之拘乃歌曰佩玉
蕊兮德音發中規矩兮聲不歇馳畋獵兮思敬慎壽考
不亡兮長歲月端法服兮臨魏闕羣后覲兮萬方謁

珮賦

唐
麻不期

夫聖人彰德以建物表意以與名禮容孔備制度昭明

衣冠振序簪紱齊升亦茲珮之為用隨劍履而揚聲觀
其所興爰自古昔玉華既重於周后蠙珠亦珍於漢辟
蓋將以威儀節度知無不易豈徒矜珠玉之芳聲喧步
頓之前跡懿其符彩照燭流曜暉光宮徵合韻左右鏗
鏘此亦邦國之儀範為衣裳之典章於是垂為臣倚為
主式標上下動合規矩亦非獨洛妃解贈於陳思漢女
見投於交甫爾其幽人所重君子攸資則蘭蕊馳馨於
楚客象環騰譽於宣尼斯偶物昇榮助荷衣之蔥翠因

時適用陪藻服之歲蕤既而天子會朝臣御華闕冠蓋
雲發公侯進退而為容卿士俯仰而趨謁茲珮也幸朝
儀不棄流響未歇既連帶於虹蜺庶傳名於日月

衝牙賦

以君子佩玉由
我成聲為韻

唐闕名

佩必有節牙惟應聲既熠熠以光動始鏘鏘而韻清馳
聲曲折之間突爾乃激方隨步武之際跳然若驚嘉其
琢自良工飾於君子異靜聞而中矩每徐轉而知止乍
旁達以散遷忽高飄而間起比於德寧無故以去身習

乎容諒和鳴而入耳是知宮徵交應周旋必聞助清音
而靡絕混真質以纔分將觀其禮朝於君假抑揚而有
耀俟動靜以成文故乃藉此相攻彰夫必佩窅爾同聲
服而非礙顧規模之可則宛在其中聽寥亮之無差不
離於內則知俯仰寧阻進退皆由引異響而非往配禮
容而必周虛徐互振寂寞相求洞晨照而彌徹驚微風
而更幽原夫製彼奇形韻茲良玉雖杳杳以將盡竟遲
遲而潛續澹以成章靜而應曲重輕莫雜恒宛轉而下

垂左右皆調每玲瓏而中觸由是孤光屢進片影彌輕
駐幽音而乍默值逸勢而俄成方將應組綬廁瑤瓊應
疾徐而洞徹順激射以鏘鳴故其悄以分音玲然自我
當待扣而逾寂匪輕搖而孰可豈不以佩服紛綸威儀
衆夥徵衝牙之微旨然後知古禮之不墮

古君子佩玉賦

以古君子行
必鏘玉為韻

唐裴度

伊君子兮何師邈淳古而繹思儼然有章相威儀於樂
只溫其如玉故切磋而佩之縝密是比貞明所資追琢

斯成既殊張氏之印清美可羨寧匹孔侯之龜是用濯
自丹水取諸玄圃君求美質我則表溫潤於光容臣聽
好音我則動淒清於步武結以紳帶綴以環組使感之
者在約而思純服之者居今而行古豈比夫詩人無文
贈雜佩兮夫君騷人著美紉幽蘭兮之子是以嘉其抱
素貴以合真想見白虹之氣思聞清越之聲發凝輝兮
既昭我述鏘雅韻兮必俟君行是以敬慎侯度獨高人
情至若斲以為壺徒玩其質執而為璧徒旌其秩豈若

用之有方垂之無必威儀棣棣居則粲然之光進退瑳
瑳動則泠然之律是以古之君子物有其章溫恭可象
環珮其鏘既覩容而生敬諒播往以傳芳然則貞玉之
質非賢無以服用昔賢之珮非玉無以表彰故佩斯敬
覩斯莊方今野無遺賢山不藏玉彼華佩兮同昔時以
入用彼君子兮思古人以自勗故能振休風播淳俗則
今日之佩玉昔賢之高躅者也

象環賦

以謙德無事
循轉為韻

唐
錢起

聖有制作人具爾瞻是環也用之爲謙成乎其規故有
典有則全乎其素故匪雕匪刻動法天旋溫如玉色可
以觀象見意可以取文昭德終日佩之其儀不忒懿夫
圓通既固雅麗且殊皓質中澈騰光外敷守其明也處
暗室而不昧偕其道也映素服而如無鄙南容之珪貞
而猶玷嗤卞氏之璧瑾而不瑜升諸組綬不亦宜乎或
有黃雀酬恩鄭商所利其名則一其宜則異皆浮俗之
所珍乃老氏之遐棄寧若斯爲美也將君子而比義文

而不華垂之如墜循環無極參日月之在躬佩服有常
於韋弦而戒事固知宣尼之旨有要有倫於此表禮創
物乃將卑服謙身是以成形而不受其彩散璞而不失
其真瑩爾情性潔白惟純導爾情性貞明日新捨之則
禮容若缺用之則法度是循物既合權古稱其善常虛
心以隨運雖匪石而可轉觀妙用之昭宣知前哲之舒
卷

象環賦

以謙德無事
洎轉為韻

唐
沈仲

佩服之設惟德是瞻夫子之服素而博夫子之德稱而
廉式制象以表諸儉豈無玉兮體乎謙謙而伊何服用
有則舍寶佩庶以彰其無位制象環實亦明其讓德匪
玉兮匪金是雕兮是刻取其焚身之齒奮其截肪之色
磨而不磷涅而不黑相彼玦矣謂其玦之有離制此環
兮體其環之不極因良工以表器奉聖人以聘國苟炯
戒之斯存曷威儀之有忒於是不師爾制爰始我謀錯
落增色晶明克殊寫金規於顧兔掩素彩之隨珠崇其

五寸之範輝彼十圍之軀貴其文兮我則文而能潔謂其曲也我則曲而不踰既圓體以就滿亦虛中而應無服為身表環為佩器若禮義之相須豈周旋之暫墜將以體象其法理亦以循環乎志意雜章甫以為飾騰組綬而生輝蔚禮經以留規掩水蒼之故事明夫素王立範象豈因循必使動容有則箴規合倫得禮容之不選著盛德之日新環之質兮取其終始罔遺象之齒也取其堅白可珍體夫子之歷聘周旋似夫子之從時屈伸

象環之制兮其義不淺
謙撓之旨兮因斯而聞
道崇受物用能寬而有
容理貴適時體如九而
任轉忝明試以效拙敢
獻賦而旌善

履賦

唐趙良器

朝廷兮赫曦冠劍兮逶迤
惟斯履之所用得禮容之威
儀綴珠綦以崇飾遵玉趾而
更移其始造也佳人運思
女工妙選爰斯功之始畢
出閒庭之試踐眇輕步以相
矜指竒文而爭銜若乃相國
承寵尚書見榮歷彤階而

曳響上玉殿而規行出郡表竒則簷前燕落入朝表異則雲際鳬鷺運著絲以示儉躡瓜田而見明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潔其容色固其表裏偶簪裾未以為禁踐泥沙而以為耻其儀翼翼其貌邕邕曳踵則輪軌不斷接武則塵迹相重其取進也每迎前以啓路其守謙也常處下而翹容其受用也既虛中以待物其順人也亦應時而曲從是以加其絲飾廣其文繡所以表威儀光領袖宗廟祭祀非履不行揖讓周旋舍履何就易履者禮

也吾謂斯文之不謬

孔子履賦

有序

元楊維禎

按晉書武庫火累代之寶及吾先聖履漢高斬蛇劍王
莽頭並焚焉人以為履丁厄數不知履可焚而履之道
雖萬劫火不可焚也且聖人之履與逆臣之馘並室同
珍司馬氏失芳臭之辨矣宜火之焚馘而有以累履也
鄉校命賦以孔子履謹再拜而為之賦曰

繫尼山之降聖實禮服之攸師冠天園而肖象履地方

而取儀曰大聖之所履豈遠異夫文綦惟玉趾之所託
遂有貴於後來吾想履之几几協周公之赤舄或過廟
之躔如或去邦之削迹或審步於矍圃或遲行於故國
羌是履之必俱隨仕止於久速去之五百年兮歷嬴劉
而典午赤帝子之手劍新室氏之首顙何並室而同珍
失媿惡之去取俾篡逆之餘烈累神明之步武吾又哀
司馬氏之逆德而何尤其武庫也嗚呼履之器可炮兮
其則永存履之跡可屈兮道萬世而長伸故放四海以

布軌極厚土以躡跟嚴尺寸而不頗垂百聖之所遵行
帝道而帝履素臣而臣又何與漢三尺而共弔悲玉石
而同焚彼有銜文豹於乾溪結色絲於鳳陵爭霸者之
遺跡背王法之繩繩編明珠以養客偕長劍而上廷羌
偁規而改錯匪先民之攸程織仲子以傲祿納東郭以
矯名葛既褊於魏俗革又變於趙靈提嶺上之隻景翥
雲間之雙鳬進圮橋之所墮逐黃石之有無是又佛老
氏之誕幻奚啻霄壤之殊塗匪聖之堂吾何升匪聖之

路吾何趨雖瞠若乎其後兮始吾行之弗渝也諱曰青
絢赤纁履之造兮由仁行義履之道兮履可化兮道不
可槁兮非履之寶惟道以為寶兮展兮君子亦允蹈兮

豹舄賦

以兩通用
四聲為韻

唐錢起

麗哉豹舄文彩彬彬豹則雕虎齊價舄與君子同身故
得飛聲入楚見賜留秦曩者胡為隱霧而不下今復何
幸對雪而迎賓蓋因虞者之獲成於匠者之手苟當時
以為用雖殺身而何有於以履之美且無度既居下以

禦濕亦迎前以啓路花映香塵光生玉步借使登朝廷
列臺閣規矩不改會同自若投其跡必陟駕鷺之行取
其文不改犬羊之鄴詩人歌其事春秋美其名舍則止
用則行拂漢齊飛遥分鄴令之術入朝曳響近雜尚書
之聲彼糾糾葛屨珊珊珠履一則固窮一則僭起制度
首出憲章俱美嘗試談論其茲舄而已士或覽之而言
曰象以齒而焚龜以骨而斃况之豹也憑巖穴以逞欲
以爪牙而自衛而有用於人竟以皮而戾一朝寢處成

此新偉夫斑文散渙毳毛蒙密映鶴氅以凝暉臨翠被
以曜質於斯時也不可談悉亦有刻意未參卑秩東郭
之曳履長穿王生之結韉何日思蔚然而一變歌豹舄
以自畢

豹舄賦

以兩通用
四聲為韻

唐
錢起

豹可為舄鬱矣其文材賈害舄用之楚君用之則那為
舄凡几雖工興其飾亦天鍾厥美奢以則之衆目所視
異哉惟雜爾巧有詭其制也青葱掩其真赤纓慙其麗

動容而彩射金屋舉趾而聲傳玉砌諒服玩之惟奇知
侈靡之無藝徵夫至理也匪威儀不忒匪古訓是則甚
葛屨之失禮同鷩冠之敗德何後智以宣驕乃自躬而
刑國噫先王立極念茲在茲服有常度行無越思何爾
鳥之豹飾雜珠綺與文狸若昭其泰無乃簡彛是鳥也
君子歎之觀乎異狀斑然復周感霞起煥爾文質當其
踐履知我者謂我惡居下流不知我者謂我親承玉趾
則知物有所歸天之冥數惟豹作鳥殺身思遇惜其有

美而來亦以禦寒之故雖雨雪而盈尺俾陽和而在步
不然者寧踐於斯路客有感而言其文也何麗其用也
何薄當卑步武之間徒異犬羊之鞞飾被已慚於翡翠
為裘更羨於狐貉別南山之霧以奉進趨同鄴縣之鳧
願翔寥廓

豹舄賦

以兩適用
四聲為韻

唐謝良輔

惟茲舄舄稱珍受異質而彬彬其文也合變於君子其
用也見美於詩人伊昔大匠未知含章可久棲止隱霧

或羣或友且申威以肅殺寧畏險而挺走豈知獻狀於
獠者之身入用於屨人之手敏手既至光華增媚兩美
必合一朝成器信常功之嘉猷為盡飾之美利苟賞善
之在我甘殺身而不懟曲直裁成威儀可覩若向也獸
而今也鳥諸侯所重楚子之翠被有光王者攸宜周官
之赤纁無數左之右之乍合乍離每唯命以進退將有
翼於威儀擇地而行豈慮泥塗之辱有道則至尚懷文
彩之奇故尚書之曳履聲則有音中郎之倒屣義亦為

美雖措足以同方豈能文而可紀則知隨時應物順人
合度克通夫莫往莫來寔怪於規行矩步滯阜鄉之自
惜飛鄴縣之可慕願賓上國之階墀冀吾君之一顧夫
材俟時而進用時俟材以求索彼微獸之有章亦飾躬
而制作慕公孫之几几耻滑稽以交錯幸參鵠鸞之行
無雜犬羊之羣若然者則荷夫天衢之亨對斯文而不
忤

錦鞵賦

唐
溫庭筠

闌裏花春雲邊月新耀粲織女之束足嫵婉嫦娥之結
璘碧意細鈎鸞尾鳳頭樓稱雅舞履號遠游若乃金蓮
東昏之潘妃寶屨臨川之江姬匍匐非壽陵之步妖蠱
實苧蘿之施羅鞭紅蕖之艷豐跗躡錦之奇凌波微步
瞥陳王既蹠蹠而容與花塵香跡逢石氏倏窈窕而呈
姿擎箱回津驚蕭郎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
重為系曰瑤池仙子董雙成夜明簾額懸曲瓊將上雲
而垂手顧轉盼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楹

莫悲更衣牀前棄側聽東晞珮玉聲

錦帶賦

明 李攀龍

彼都人士上谷少年翩翩逸麗原嘗是賢連交紱冕英
俊之域締好貂璫景繆之家三輔豪舉五陵紛華莫不
肺肝共瀝意氣相加爾其冠蓋如雲騎從如水持觴娛
盡投袂鵲起浮遊近縣邁言千里思美孟姜在濟之湄
神招魂佻匪我愆期怨青春兮桃李哀況白日兮西南
馳握君手兮淚愈滋悵軒車兮來何遲忽嫖目兮調笑

容復易中兮思怨移絙洞房羅幃帳
執蘭釭酌瑤漿桑間詩兮藥章醢
朱顏發娛光始容與以微動兮體陂
池而精蕩潁薄怒以相難兮旋靡迤
而態暢爾乃下裝金恣歡情沈湎日
夜極欲所營乍百草兮艷陽又羣芳
兮素秋胡雁鳴兮憶故鄉逝將返兮
動離憂幾抗軻而北發重媯然而且
留若乃聊城控急邯鄲被圍射書則
紛難立鮮竊符則趙魏焉依回鑣迅
赴媚子頓違羈棲就道繾綣去闌送
復送兮遠山曲行復行兮大河隈飛
雪

掩野悲風北來枝血相對灑涕銜恩妾居齊右君家薊
門慘子祛兮蒼玉玦捐余佩兮贈王孫於是願假須臾
似行未辭何以報之錦帶幡而方其織下秦川之機垂
諸燕市之俠颺纓繡於輕颺繫陸離之長鉞容兮遂兮
鞞鞞獵獵於是引如霜兮并刀剖五色兮紛捕乍若彩
霞初斷倚若木又如虹霓中絕垂碧濤鷗鴈兮鳳皇羽
翼兮垂傷令黃河兮如此帶置懷袖兮天地長女如東
素郎亦青衿雖縷思之乍分庶離緒之可尋羌良會兮

終合將永結兮同心於是紆領徘徊引踵遷延痛一逝
而異鄉恐芳華之坐捐驅征輪兮不顧望行塵兮沾襟
塵漠漠而無見別脈脈以方新居人閨掩遊子馬嘶夢
搖搖以空逐形恍恍以長睽撫此物兮準疇昔欲往從
之誰為匹



御定歷代賦彙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

詳校官檢討 臣 劉炘

主事銜 臣 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 潘曾起

謄錄監生 臣 薛振基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

飲食

酒賦

漢
鄒陽

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皆麴渾丘之
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
殊才而共侍流光醴醴甘滋泥泥醪醴既成綠瓷既啓
且筐且漉載簫載齊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其品類

則沙洛淥郵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闕中白薄清渚縈傳
凝醪醇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
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為席犀璫為鎮曳長
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君王憑玉几
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鋪梁焉乃縱酒作倡
傾盃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
名餌祛夕醉遺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酒賦

漢
揚雄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
醪不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自用如此不如
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常為國
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酒賦有序

魏
曹植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
其終始賦曰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

於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羸感爵而輕秦其味有宜
城醪醴蒼梧醪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川
涌或素螳浮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翺翔將承芬以接
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
縱橫謹譁或揚袂屢舞或叩劍清歌或顰就辭觴或奮
爵橫飛或歎驪駒旣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時也質者
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
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

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酒賦

魏王粲

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辨其五齊節
其三事醞沉盎泛清濁各異彰文德於廟堂協武義於
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歡好贊
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
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恥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
不飲而罹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

屢舞譚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邨酒賦

晉張載

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
而順人擬酒旗於玄象造甘醴以頤神雖賢愚之同好
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
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安
春御樂浪夏設漂蟻萍布芬香酷烈播殊美於聖載信
人神之所悅未聞珍酒出於湘東旣丕顯於皇都乃潛

淪於吳邦往逢天地之否運今遭六合之開通播殊美
於聖代宣至味而大同匪徒法用之窮理信泉壤之所
鍾故其為酒也殊功絕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在
秋告成在春備味滋和體色淳清宣御神志導氣養形
遣憂消患適性順情言之者嘉其旨美味之者棄事忘
榮於是糾合同好以邀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金
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施流備鮮肴以綺進錯時膳之珍
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頽頽既發溢思凱休德音晏晏

宏此徽猷咸德至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歡樂既
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
乃馮軾以迴軌騁輕駟於通衢反衡門以隱跡覽前聖
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覽往事而作戒
固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既醉殲良人而棄賢嘉衛武
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濁醪有妙理賦以神聖功用無
捷於酒為韻宋蘇軾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凝神渾

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
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
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
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
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
解駁漏朝日之暎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埽空酷
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
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

用座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杯之重
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鋪芻豢飽
我而不我覺布帛煥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
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樂得
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閒州閭五
斗解醒不問妻妾結韉庭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鞞殿上
誇謫仙之敏捷陽醉過地常陋王式之褊歌鳴仰天每
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

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
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
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狷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疎
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
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泠之淵以釀此醪然
後舉窪樽而屬予口

濁醪有妙理賦

次東坡韻

宋李綱

盡棄糟粕獨留精醇導性理以通妙知麴蘖之有神融

方寸於混茫處心合道齊天地於毫末遇境皆真厥初
生民時維司命天有星以垂象周建官而設正泉香器
潔既曲盡於人為氣冽味甘乃資陶於天性蓋百禮之
所須寧五漿之可並荒耽失職當戒義和之涵淫溫克
自將宜法文武之齊聖良辰美景明月清風沸新簫之
蟻白滴小槽之珠紅味流霞而細酌掃浮雲之一空醇
德可嘉頌觚瓢於劉子醉鄉不遠記風土於無功恍爾
神遊窈然心縱天光泰定而遺萬物根塵解脫而忘六

用藉之飲藥能資疾疹之痊或使墜車豈覺死生之重
嗟夫此異隨珠寒可當襦此異和璧飢可當餬療飢寒
以飽煖化憂忿為歡娛信麴生之風味豈侍坐之可無
霞散冰肌謝仙人之石髓紅潮玉頰殊北苑之雲腴又
曷貴盜醉甕下見鄆州閭得飲墻間歸驕妻妾三升起
待詔之戀千首矜翰林之捷分田種秫未訝淵明之迂
看劍引杯更覺少陵之狹治則醒而亂則醉其智足稱
飲愈多而貌愈恭其賢可接是知察行觀德莫酒之如

自昔達者必取之於飲而粹者元魯山之德也飲而拙者陽道州之政歟袒裼相從笑竹林之七逸供帳出餞賢都門之二疏故我取足於心得全於酒內以此而怡弟昆外以此而燕賓友雖一杯於一石同酣適之功又何必吸百川以長鯨之口

中山松醪賦

宋蘇軾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皋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

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
文章之糾繆驚節解而流膏嘻作厦其已遠尚藥石之
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
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
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少苦歎幽姿之獨高知
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葡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
蒸羔酌以瘳藤之紋樽薦以石盤之霜螯曾日飲之幾
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

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飛
猱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
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槥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
淋漓官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鋪歎其醅糟激松風
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酒子賦有序

宋蘇軾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
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子寧

其醅之滴以蘄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為賦之

米為母麴為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
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
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穉酒之初注兮若嬰兒之未孩及
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蠶室兮
飀雛鵝之毳毼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淒自我
藩腹之瓜罌兮入我凹中之荷杯瞰朝霞於霜谷兮濛
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

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酬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為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洞庭春色賦

有序

宋蘇軾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叢葉之

有餘納芥子其何難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
嫺嫺兮秋風泛天宇兮清閒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
灣攜佳人而往遊勒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
澤而與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管忽雲蒸而
冰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
夷款木門之銅鑲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
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
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巴山之桂楫叩林屋之瓊關

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進范蠡於渺茫弔夫差
之惇鯨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韞之塵飛
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
夸矣公子其為我刪之

椰子酒賦

宋 李 綱

伊南方之碩果稟炎輝之正氣寶石緻而晬文膚脂凝
而膩理厥中棼然自含天體釀陰陽之絢緼蓄雨露之
清泚不假麴蘖作成芳美流糟粕之精英雜羔豚之乳

髓何煩九醞宛同五齊資達人之嗽吮有君子之多旨
穆生對而欣然杜康嘗而愕爾謝涼州之葡萄笑淵明
之秫米氣盎盎而春和色溫溫而玉粹當炎荒之九秋
寄美人於千里不費餅壘以介壽祉破紫殼之堅圓剖
冰肌之柔脆酌彼窪樽薦茲妙味吸沆瀣而咀瓊瑤可
忘懷而一醉

蒲桃酒賦有序

元
元好問

劉鄧州光甫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酒

法少日常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並米炊之釀雖成而
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貞祐中
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蒲桃在空盎
上者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
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秘一朝而發之文士
多有所述今以屬子子寧有意乎子曰世無此酒久矣
子亦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食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
未幾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說正與此合

物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是可賦也於是乎賦之其辭曰

西域開漢節迴得蒲桃之奇種與天馬兮俱來枝蔓千年鬱其無涯飲清秋以春煦發至美乎胚胎意天以美釀而飽予出遺法於湮埋索罔象之玄珠薦清明於玉杯露初零而未結雲已薄而仍裁挹幽氣之薰然釋煩惱於中懷覺松津之孤峭羞桂樹之塵埃我觀酒經必麴蘖之中媒水泉資香潔之助秫稻取精良之材效衆

技之畢前敢一物之不諧艱難而出美好徒耽毒之貽
哀繫工倖之物化與梓慶之心齋旣以天而合天故無
桎乎靈臺吾然後知珪璋玉毀青黃木災音哀而鼓鐘
味薄而鹽梅惟揮殘天下之聖法可以復嬰兒之未孩
安得純白之士而與之同此味哉

軋賴機酒賦有序

元 朱德潤

至正甲申冬推官馮仕可惠以軋賴機酒命僕賦之蓋
譯語謂重釀酒也辭以末學荒蕪措辭弗精承教再四

勉掇古人餘韻而為之賦曰

崆峒山人嘗讀書閉門窮冬適居朔風晝昏圍爐忘熱
袖手不溫雖戶牖之瑾塞方霰電之飛翻羨可居而蟲
蟄徒兀坐以鵠蹲悵然懷友隱几忘言俄而藪藪蔥蔥
起問童子剝剥啄啄衡門誰啓乃有麴生之流駢肩累
足接跡而至揖予而前曰子何瘁色之如是邪衣不寒
乎食無飢乎衣食粗足思慮何居得非天氣之栗烈膏
發之號呼生與儕輩洗爵奠葷提壺挈觴汲甕底之新

窮沛醅餘之宿嘗法酒人之佳製造重釀之良方名曰
輒賴機而色如酎貯以札索麻而氣微香卑洞庭之黃
柑陋列肆之瓜薑笑灰滓之采石薄泥封之東陽觀其
釀器局鑰之機酒候溫涼之殊甌一器而兩圈鐺外環
而中窪中實以酒仍槭合之無餘少焉火熾既盛鼎沸
為湯包混沌於鬱蒸鼓元氣於中央薰陶漸漬凝結為
湯滂渤若雲蒸而雨滴霏微如霧融而露瀼中涵既竭
於連燒頂溜咸濡於四旁乃瀉之以金盤盛之以瑤樽

開醴筵而命友醉山頽之玉人但見酡顏眩耀餘嗽淋
漓亂我邊豆屢舞飲飲麴生掀髯撫掌笑歌鼓側勸我
飲淳若有德色謂日費萬錢或時飲一石眠長安酒家
之市倒黃公舊壚之側若斯之歡酒奚無益僕謝曰誠
不敏亦有古語子試聽旃昔儀狄肇醞大禹疏焉酣歌
恒舞伊訓是宣義和湎淫而時日廢慶封易內而國朝
遷陽豎獻飲而子反去楚灌夫使酒而徙相於燕故古
人節之以酬酢戒之以誥誓避酒禍於將萌飲終日而

不醉賓主百拜一獻而始三爵為燕享之誠九獻乃上
公之禮觚稜兕觥設於賓筵玉瓚黃流薦之廟祀豈子
庶賤飲不知止儻懼驕淫君子所恥子雖勸飲吾弗為
矣麴生復蹙額而前曰噫當今之盛禮莫盛於軋賴機
蓋達官之所薦豪家之所施子居隘陋曾不之知山人
輟然而笑曰子知今日之所尚風俗之所推亦管見於
一斑猶盍聚之醯雞子不遐棄重為言之延祐之秋僕
以文藝見召隨天使而北轅曾待命於公車屢承宣於

禁垣聞宿衛之遺老談中統之初年巍巍乎世皇儉德之美昭昭乎聖謨貽厥之傳謂飯羊毋棄其髓髀酒淹莫漬於衣羶五齊以饗宗廟三酒以祀昊天光祿監六材之劑宣徽進五方之鮮驚輿歲幸於開平醴鬯時頒於太官盛錫燕於羣臣講賓酬於內園太常列朝儀於班席御史肅朝會而糾愆句臚傳而杯舉節樂應而絲彈旣醉旣飽弗譁弗喧於以示太羹玄酒之質樸於以見調元生物之甄陶橐神化於一區降德耀於九霄饋

五漿於噎者賜三脯於老饕襟來朝酏發西涼之馬乳
鴟夷屬車載大宛之葡萄玉門有保障之酒泉鐵堆有
金山之羊羔祁連有和酪之冰竇玄菟有濁醞之松膠
白填有宿熟之魯醞黑獠有顆漿之柳瓢輻湊兩都思
沾四郊臨辟雍而養耆老擴淳風而化漓澆措天下於
泰和之域澤生民於仁義之膏又豈特羨隨人之玉薤
責楚貢之包茅也哉於是麴生之流聞吾言逡巡再拜
趨隅摳衣進退有禮羞前之為將棄壺觴於糟丘之澤

揮盞聳於牛飲之池謂寧歎於扼腕毋終酣於噬臍僕
曉之曰酒者玄醴天之甘祿時和歲豐家給人足麴蘖
以時湛熾潔熟以之享神神降之福以之祈年年登五
穀朋酒斯享親戚用睦吾試與子禮飲是勗肴核具陳
杯盤新沐問答未已春陽煜煜箋箋吾賦於棐几記匏樽
之相屬

醉賦有序

唐
皇甫湜

昔劉伶作酒德頌以折搢紳處士余嘗為沉湎所困因

作醉賦寄嘲任山君君嗜此物亦以警之爾

沉湎於酒有晉之七賢心遊於夢境墮於煙六府漫漫
四支絲絲逶隨津淳陶和渾鮮遺天地之濶大失膏火
之消煎寂寂寞寞根歸復撲居若死灰行猶飄殼車屢
墮兮無傷首鎮濡兮不覺機發而動魂交而暝合文字
之醇味反騷人之獨醒曾不知其耳目尚何懼於雷霆
偶四體以合莫歸一元而太寧翹蘖氣散竹桂滋已百
慮森復七情紛始風飄火熱矜誇時跂嗟害馬之驟還

顧息肩兮未幾蘇門子聞而笑之曰子之於道其醯雞
乎彼至人者天地根性情虛披拂衆萬脫遺窳區形猶
大象心冥太初故大患乃失而至道可居也乃令假荒
惑之具沉耳目之機其解須臾憂患繁滋中心不可損
外患生之為疔為毒為狂為醺負責之道陰陽戾違束
乎巫醫毆乎有司辱身滅名痿肺淫支狼狽蹶為大
人嗤不得盡年玉色先衰曾不如覩無醉時使人困苦
如斯

中酒賦

唐
陸龜蒙

書編百氏病載千名將有濱於九死諒無敵於餘醒
牕間落月枕上殘更意欲問而無問夢將成而不成
心悄悄目瞠瞠愛靜中而人且語愁曙後而雞已鳴
才遭輜轢適別恩情屈大夫之獨醒應難共語阮校尉之連醉
不可同行氣縷支離神雜色沮前歡已誓於拋擲往事
空經乎思慮有馘卓擒伶之伍我願先登有殛狄放杜
之君臣能執御聿當拔酒樹平麴封培仲榼碎堯鍾先

刊羨椽次削真龍編虎鬚者寧教畔去持蟹螯者不要
相逢欲倚還眠將詞又默深窮寂寞之境別有淒涼之
域黃昏細雨迷途而不到長亭白晝繁花失意而初歸
故國背枕求隱牽幃就黑愁應平子分與渴是相如傳
得感物逾嗟懷人有惻謝月鏡共王清去去不乏風流
杜蘭香別張碩來來更無消息冠纓不御杯按空陳徒
殲燕燕之髀浸費猩猩之脣牛心表異熊掌稱珍剪雲
夢萱採泮宮芹周子之菰向晚庾郎之薤初春加以歐

川桂蠹潁谷榆人雖馳心於萬品且忘味於茲辰莫話
三年誰云五斗從齊奴車騎如水任阿甯風姿似柳仙
莫得而媒豔何能而有麟毫簾近遮雲母不足驚心琥
珀釧將還玉兒未能迴首或乃強迎賓友力答牋書落
魄不啻壓伊有餘襜褕猶嬾整解散固慵梳卞士蔚專
諷蝦蟇誠堪竊笑莊周子化為蝴蝶實是憑虛客曰雖
鯖鮓能珍微風可折豈比夫榴花竹葉之味郵水中山
之碧必能醺骨酖顏潛銷暗釋况前覆乃後車之

警獨行為衆人之僻不然吾將受教於聖賢敢忘歡伯

卯飲賦

宋張耒

張子晨起落然四壁千林霜曉四顧寒寂先生惘然而不自得顧視壁間若有物焉短脰魁腹兮長喙旁啄而椎髻上直也雖未知其何祥而津津然有喜色矣於是童子趨而進曰是有客曰麴生者願奉先生於頃刻先生欣然三揖而進之蓋其氣盎盎冽而浮兮其聲瀏瀏和而幽兮其質醇醇毅以柔兮先生曰甚矣予之不敏

也今日乃知從子之游於是體之栗然寒者溫心之鬱
然結者散已大忘於寒暑尚何有於夜旦揖麴生而告
之曰吾將旦旦與君周旋旣導君以辰良又餞君以芳
鮮而可乎麴生對曰斥子之泉吾泉出兮枵吾之腹君
腹實兮陋彼昏之獻嘲何啻富子於一日兮

解朝醒賦

金趙秉文

心怲怲兮危弦身恍恍兮風船頭岑岑其作惡神昏昏
其欲眠安得尤物之蕭爽析朝醒為可憐若夫蠶金苞

之嫩馨膾玉縷之芳鮮蛤酒熟而口哆蟹糟醉而臍團
皆足以扶尊前之頽玉醒座上之逃禪自蕭閑五憶之
外及涪翁與坡仙或耳目所不察蓋亦畧得而言焉又
若酪水冰融山梨凍堅剖西瓜之蜃卵烹北蔡之蛟涎
亦足解五更之得夢快一嚼於冰泉至若辣蓼之和邪
蒿之醬牛魚之醢鹿尾之漿海東頭鰲安西尾羊雉以
天保原本闕
二字秦王殿以紅腊飯以黃梁然後煎以松風蟹
眼之湯然以清泉黃串之香已而龍巖雪谿擘烏絲而

操翰墨竹溪黃山揮玉麈而談冰霜却弓彎而謝珠貫
屏水遠與山長笑五斗於竹林追獨醒於沅湘輾然汗
出釋然病已亦可謂彼此一時跨鶴於維揚者邪

茶賦

唐顧况

稽天地之不平兮蘭何為兮早秀菊何為兮遲榮皇天
既孕此靈物兮厚地復糅之而萌惜下國之偏多嗟上
林之不生如羅玳筵展瑤席凝藻思開靈液賜名臣留
上客谷鶯囀宮女嘖汎濃華漱芳津出恒品先衆珍君

門九重聖壽萬春此茶上達於天子也滋飯蔬之精素
攻肉食之羶膩發當暑之清吟滌通宵之昏寐杏樹桃
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乘槎海上來飛錫雲中至
此茶下被於幽人也雅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可憐翠
澗陰中有碧泉流舒鐵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甌輕煙細
珠靄然浮爽氣淡煙風雨秋夢裏還錢懷中贈橘雖神
祕而焉求

煎茶賦

宋
黃庭堅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
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
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勲者也余嘗為嗣直淪
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為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
盧日鑄如勞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
失睡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味
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
梅嶺夷陵之壓甌臨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

者亦可酌兔褐之甌瀹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
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况雞
蘇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
斲附子如博投以熬葛仙之堊去穀而用鹽去橘而用
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彊
於是有胡桃松實菴摩鴨脚勃賀薜蘿蕪水蘇甘菊旣加
臭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
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

士之畧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
既作溫齊殊可屢歆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
人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
周之胡蝶

瓊芽賦

有序

元陳旅

藥陽之野多芍藥人掇其芽以為蔬茹雄武邢遵道始
治之以代茗飲清腴甘芳能輔氣導血非茗飲所能及
也至治中有旨命如法以進天子飲而嘉之於是乎有

瓊芽之名夫芍藥之為物以花艷取重於流俗至用為藥餌為烹飪之滋皆不以盡芍藥之妙自著本草以來至今世始得因遵道以所蘊者見知天子何其遇之晚也余惟物之不遇於世者多矣固有一無所遇而竟已者而不欲以他技自銜至晚始一遇者亦可悲也余年四十有一始為國子助教天曆二年夏扈從至上京因過邢生飲瓊芽而生徵予賦其辭曰

繫神臯之瀾迤兮余嘗策馬而孤征
朱光燭陰雨復暘

兮瓊芽怒抽寢滿乎郊垌彼婦子之踵踵兮持項筐以
取盈蓋醃之以為菹兮復芼之以為羹友野茹以雜進
兮至溷辱於腐腥既不得吐曾華以當春兮又不為雅
劑以上下乎參苓懿邢生之嗜奇兮頗與世而相違戶
腰艾其總總兮則紉蘭以佩之閔靈苗之純嫩兮曾不
得啗其所施乃登廣原涉芳篴披翳卉擷珍裁盛以文
竹之管屑以綠石之磴淪之以檻泉燥之以火燧廣延
紺霜遜其色丹丘寶露媿其液諸拓已且甘斯埒也留

夷軒于芬斯奪也乃若潯雷旣收涼吹初作鸞旂罷獵
張宴廣漠舞魚龍於鈞天厭牛羊於珠澤亟命進乎瓊
芽俾得聯於玉食當是時也金沙紫筍龍安騎火乳窟
仙掌蒙頂麥穎皆於邑以無色甘退列於下佐夫何一
幽人子攬孤芳以徘徊撫年歲之旣晏兮恐繁霜其崔
嵬念寵榮之所在兮競膏車以先馳或以近而易與兮
或以遠而不見推或握瑜以來毀兮或羣薦而非壞以
媚世者之誠可恥兮則寧抱吾素而委蛇

茶僧賦 有序

宋方岳

林子仁名茶瓢曰茶僧予為之賦

秋崖人問茶僧曰咨爾佛子多生糾纏今者得度以何
因緣豈其能重譯陸羽之經飽叅趙州之禪也歟累彼
灌莽翳於原田扶種族之瓠落引苗裔之蔓延繫有尼
父之歎磊若壺公所懸彼軀體之擁腫而猥大者君子
雖器之而未知其孰賢或剝而中或剖而邊士操取飲
於夜澗鳥勸行沽於春煙曾未若爾出家在許瓢之後

而成佛在魏瓠之先也試嘗為埽除霜茁提攜出山衣
以駝尼之淺褐喜其梵相之堅圓與之轉法輪於午寂
戰魔事於春眠山童敲雲外之臼野老掬雪中之泉瞬
木上座其少休與竹尊者而留連噉冰玉之不再搜文
字之五千然後挂維摩拂卧為山餅未嘗不歎曰奇哉
此僧之精研也

杞菊賦有序

唐
陸龜蒙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

菊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
硬氣味苦澀旦暮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歎曰千
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
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
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
邪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莒煙披雨沐我衣敗絺我
飯脫粟羞慙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

未棘爾菊未莎其如子何其如子何

後杞菊賦有序

宋蘇軾

天隨生自言嘗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
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為士不遇窮
約可也至於饑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
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
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出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
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

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
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
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噓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蔥葉
井丹推去而不鯁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
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
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何
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

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後杞菊賦有序

宋張耒

余到官之明年以事之東海道漣水漣水令盛僑以蘇子瞻先生後杞菊賦示余余不達世事自初得官即不欲仕而親老矣家苦貧冀斗升之粟以紓其朝夕之急然到官歲餘困於往來奔走之費而家之窘迫益甚向日悲愁歎嗟自以無聊既讀後杞菊賦而後洞然如先

生者猶如是則余而後可以無歎也

有蓬四垣張子居官童子晨謁有駒在門張子迎客平生故人子致其勤餽客以飧擷露菊之清英剪霜杞之芳根芳粍滿前無有馨膾客愠而作謂余曷然張子始歎終笑以言陋雖爾棄分則余安子聞之乎膠西先生為世達者文章行義徧滿天下出守膠西曾是不飽先生不愠賦以自笑先生哲人太守尊官食若不厭況於余焉不稱是懼敢謀其他請卒余說子無我嗟冥冥之

中實有神物主司下人不間毫髮夫德不稱享者殃勞
不償費者罰余身甚微余事甚賤聊逍遙於枯槁庶自
遠於人患客謝而食如膏如飴茲山林之所樂余與爾
其焉之

後杞菊賦

宋 張 栻

張子為江陵之數月時方中春草木敷榮經行郡圃意
有所欣非花柳之是問眷杞菊之青青爰命采掇付之
庖人汲清泉以細烹屏五味而不親甘脆可口蔚其芳

馨蓋日為之加飯而他物幾不足以前陳飯已捫腹得意謳吟客有問者曰異哉先生之嗜此也昔坡公之在膠西值黨禁之方興歎齋廚之蕭條乃攬乎草木之英今先生當無事之世據方伯之位校吏奔走頤指如意廣廈延賓毬場享士清酒百壺鼎臠俎馘宰夫秦刀各獻其技顧無求而弗獲雖醉飽其何忌而乃樂從夫野人之餐豈亦下取乎葑菲不然得無近於矯激有同於脫粟布被者乎張子笑而應之曰天壤之間孰為正味

厚或腊毒淡乃其至猩脣豹胎徒取詭異山鮮海錯紛
糾莫計苟滋味之或偏在六府而成贅極口腹之所欲
初何出乎一美惟杞與菊中和所萃微莖不苦滑甘靡
滯非若他蔬善嘔走水旣瞭目而安神復沃煩而蕩穢
驗南陽與西河又頽齡之可制此其為功曷可殫紀況
於膏粱之習貧賤則廢雋永之求不得則恚茲隨寓之
必有雖約居而足恃殆將與之終身又可貽夫同志子
獨不見吾納湖之陰乎雪消壤肥其苴萎蕤與子婆娑

薄言掇之石銚瓦椀啜汁咀齏高論唐虞詠歌詩書嗟
乎微斯物孰同先生之歸於是相屬而歌殆日晏以忘
飢

豆羹賦

晉張翰

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莢是刈是獲充簞盈篋香鑠和
調周疾赴急時御一枯下咽三歎時在下邑頗多艱難
空匱之厄固不綴歡追念昔日啜菽永安

菜羹賦有序

宋蘇軾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菹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乃為之賦其辭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脫兔其何因殷詩腸之轉雷聊禦餓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搏露葉與瓊根爨鉶錡以膏油涇融液而流津適湯滂如松風投糝豆而諧勻覆陶甑之穹崇罷攬觸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

而力均滷糟雜而庶清信淨美而甘分登盤盂而薦之
具七箸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鄙易牙
之效技超傳說而策勲沮彭尸之爽惑調竈鬼之嫌嗔
嗟丘嫂其自隘陋樂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
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為累似不殺而成仁竊比子於誰
歟葛天氏之遺民

玉延賦

宋 陳與義

吾聞陽公之田不墾不耕爰播盈斗可獲連城資陰陽

之淑氣孕天地之至精蜿蜒赤堦之腴煌彪白虹之英
驚山木之潤發冒朝采之餘榮逮百嘉之澤盡候此玉
之豐成王公大人方以不貪為寶辭秦玉而陋楚珩雖
三獻其奚售乃舉贄於老生老生囊中之法未試腹內
之雷久鳴塞石鼎以自濯揩豕腹之彭亨春江浩其波
濤遠壑颯以松聲俄白雲之漲谷亂雙眼於晦明擅人
間之三絕色味勝而香清捧杯盃而笑領映戶牖之新
晴斥去懶殘之芋盡棄接輿之菁收奇勲於景刻七未

落而體輕凌厲八仙埽除三彭見蓬萊之夷路接閭闔
於初程彼徇華之大夫含三生之宿醒汗之以蜂蜜辱
之以羊羹合嘗逸少之炙同傳孝儀之鯖歎超然之至
味乃陸沉於聾盲豈皆能於我遇亦或卿而或烹起援
筆以三叫馳蛇蚓以縱橫吾何與大夫之迷疾蓋以慰
此玉之不平也

餅賦

晉東 皙

若夫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除溫不至熱

於時享宴則饅頭宜設炎律方回純陽布暢服
絺飲冰隨陰而涼此時為餅莫若薄壯商風既
厲大火西移鳥獸毳毛樹木疏枝肴饌尚溫則
起漉可施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
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然皆用之有時所適
者也苟錯其次則不能斯善其可以通冬達夏
終歲常施四時從用無所不宜惟牢丸乎爾乃
重羅之麪塵飛白雪膠黏筋韌滌液濡澤肉則

羊膀豕脇脂膚相半鬪如蛇首珠連礫散薑枝
葱本萃縷切判辛桂挫末椒蘭是灑和鹽漉豉
攪和膠亂於是火盛湯湧猛氣蒸作振衣振裳
握搦拊搏麵彌離於指端手縈迴而交錯紛紛
駁駁星分電落籠無迸肉餅無流麵姝媮冽軟
薄而不綻弱如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
香飛散而遠徧行人垂涎於下風童僕空噍而
斜盼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鹿尾賦

有序

唐
陳子昂

甲申歲天子在洛陽時予始解褐守秘書省正
字太子司直宗泰客置酒於金谷亭大集賓客
酒酣共賦席上之食物命余為鹿尾賦焉

天之浩浩兮物亦云云性命變化兮如絲之棼
或以神好正直天監默默或以道惡强梁天亦
茫茫此仙都之微獸因何負而罹殃始居幽山
之藪食夫豐草之鄉不害物以利己每營道而

同方何忘情以委代而任性之不忘卒累網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為君雕俎之羞廁君金盤之實承主人之嘉慶對象筵與寶瑟雖信美於茲辰詎同歡於疇日客有感而歎曰命不可思神亦難測吉凶悔吝未始有極借如天道之用莫神於龍受戮為醢不知其凶王者之瑞莫聖於麟遇害於野不知其仁神既不能自智聖亦不能自知

况林棲而谷走及山鹿與野麋古人有言天地之心其
間無巧冥之則順動之則天諒物情之不異我心又何
競於清矯故曰天之神明與物推移不為事先動而輒
隨是以至人無已聖人不知予欲全身而遠害曾是浩
然而順斯

糟蟹賦

有序

宋
楊萬里

江西趙漕子直餉糟蟹風味勝絕作此賦以謝
之

楊子疇昔之夜夢有異物入我茅屋其背規而黝其臍小而白以為龜又無尾以為蛙又有足八趾而隻形端立而旁行唾澤下而成珠臂雙怒而成兵寤而驚焉曰是何祥也召巫咸卦之遇坤之解曰黃中通理彼其韞者歟雷雨作解彼其名者歟蓋海若之黔首馮夷之黃丁者歟今日之獲不羽不鱗奏刀而玉明披腹而金生使營糟丘義不獨醒是能納夫子於醉鄉脫夫子於愁城夫子能親釋其堂阜之縛俎豆於儀狄之朋乎言未

既有自豫章來者部署其徒趨蹌而至矣請入視之郭
其姓索其字也楊子迎勞之曰汝二淞之裔邪抑九江
之系邪松江震澤之珍異海門西湖之風味汝故無恙
邪小之為彭越之族大之為子牟之類尚與汝相忘於
江湖之上邪於是延以上客酌以大白曰微吾天上之
故人誰遣汝慰吾之孤寂客復酌我我復酌客忽乎天
高地下之不知又焉知二豪之在側

蘇合山賦

唐
王泠然

飲食安樂兮不易明說君子行之兮斯道不闕英髦俊
彥兮攢轡結轍華堂洞開兮綺饌齊列雖珍膳芳鮮而
蘇山奇絕原其所營妙實難名味兼金房之蜜勢盡美
人之情素手淋瀝而象起玄冬涸沍而體成足同夫露
結霜凝不異乎水積冰生盤根趾於一器擬崖壑於四
明厥狀相類高深殊致或峻或危其勢參差隱映陸離
疑雪岫之坐窺乍輝乍煥其色璀璨灼爍皓盱與玉臺
兮相亂縱天台揭起而陵霞太華削成而侵漢雖萬仞

之奇特非四座之榮觀豈若茲山俎豆之間裝綵樹而
形綺雜紅花而色斑吮其味則峰巒入口玩其象則瓊
瑤在顏隨玉箸而必進非固非怯觸皓齒而便消是津
是潤儻君子之留賞甘捐軀而自徇

春盤賦

以裁紅暈碧巧
助春晴為韻

唐
歐陽詹

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繡以為珍叢林具秀百
卉爭新一本一枝叶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蕊得造化之
窮神日惟上春時物將草柳依門以半綠草連河而欲

碧室有慈孝堂居斑白命聞可續年知暗惜研祕思於
金閨同獻壽乎瑶席昭焉新義哿矣而明春是敷榮之
節盤當饋薦之名始曰春兮受春有未衰之意終為盤
也進盤有奉養之誠儻觀表以視中庶無言而見情懿
夫繁而不撓類天地之無巧雜且莫同何才智之多工
庭前梅白溪畔桃紅指掌而幽深幾處分寸則芳菲幾
叢呼喻旁臨作一園之朝露依稀拂拭成萬樹之春風
原其心匠始窺神謀創運從衆象以遐覽總羣形而內

蘊彼有材實我則以短長小大而模彼有文華我則以
玄黃赤白而暈故得事隨意製物逐情裁當筵而珍奇
競集下手乃芬馨亂開不然者欲翫扶疎期買青山以
樹要窺齒莒待疏綠沼而裁將以緩悲予之思將以逞
吾人之才此一作也察其所由稽其所據匪徒為以徒
設諒有裨而有助者也

形鹽賦

以人用調鼎
和羹為韻

唐
張 穎

形鹽似虎岐峙山立虎則百獸最威鹽乃萬人取給合

二美以成體何衆羞之能及厥貢惟錯將蛤蜊以俱來
充君之庖與昌歆而齊入麗哉其義可嘉其美可頌魯
崇晏賞周公實來殷作和羹傳說登用向若美景初霽
奇狀不遙映金盤以皎皦臨象筋而光昭遠則雪山出
地近則白虎戲朝瞿瞿其肉威而且猋眈眈其目視而
不怵立而成形也白黑相對融而司味也鹹酸必調厥
味伊何物不可並水火相濟為君子以成八珍上下協
諧具公餼而登五鼎利我者則衆成我者幾何備物象

形即賤不干貴皆可適口豈同而不和至如大君式宴
罇俎充盈形鹽具矣以為賓榮意者取則國君文足昭
德武以彌兵時之所貴物莫能京故天官叙其職春秋
美其名必也見遺則陸沉於懷土如或可用當濟代之
和羹儻有裨於家國在吾道之應行

水化為鹽賦

以天之美利變化無窮為韻

唐
黎逢

翕然乎造化能變而窮且其為水也有上善之稱其化
為鹽也有美玉之崇豈其清泠之水動變若神為代之

寶致邦之豐伊昔煮海為鹽以稟乎天君以和羹之用
商以賈賣而遷是知水化之利可貴哲匠之謀可研若
也代人所貴此貴為美恒濟古今應乎遐邇求之者豈
倦乎疲勞功崇者可不由乎此致夫以水同君子有流
通之利或涓涓乎而處於藪泉或浩浩乎而遍乎淮泗
或在河而則淡或混海而則鹹國有鹽而且榮家有鹽
而不匱條山一竇萬邑之滋使印成者將貢於玉闕俾
犖碌者使我域求之東西負重南北奔馳豈不用有潤

下作鹹在乎一變鼎俎既徹長筵美饌五味廢之而忘
餐廣座得之為珍膳况水為柔德能乎神化皎皎如霜
依依照夜莫不因水而生遇水而吒恨久處於冰泉思
工人之一假且天然此物成化特殊匠之所變絕代稱
無豈伊水因匠是乃能窮乎變化况乎人得媒寧得守
乎一途或金門獻策或積代英儒感物而賦在乎覬覦
仰鹽梅之美用思窮達於高衢

寒食散賦有序

晉嵇含

余晚年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

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旁求於衆術窮萬道以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旁無顧問偉斯藥之神人建殊功於今世起孩孺於重困還精爽於既繼

食梅賦

陳
暄

魏無林而止渴范留信而前嘗賜一時之名果遂懷核

而矜莊昔咏酸棗之臺今食酸味之梅眼同曹瞞之見
形耳異韋誕之聞雷宵旣咽而思鴛杖悶欲死而想仙
栢非投壺而天笑等王孫而客哈

服胡麻賦有序

宋 蘇軾

始余嘗服茯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茯苓燥當
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為胡麻道士言服麻是
也旣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蟲一名方莖黑者為巨
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為脂麻信矣又云性與茯

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茯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必求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者歟其辭曰

我夢羽人頤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蟲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臧兮茯苓為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瀹乃蒸

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
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
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
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
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
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邪

胡麻賦

元
戴表元

六月亢旱百稼槁乾有物沃然秀於中田是為胡麻外

白中玄嘻微心之良苦徵日御而周旋朝舒翹以東嚮
夕偃媚而心遷若餞迎之有節閱旦旦而不愆有一儒
者睹而異之曰是物其有識可比義於戎葵惟太陽之
委照疇一物之得遺彼荒然以自遂有得氣而不知獨
輸勤於畎畝致展轉於遐暉迹其華粲粲以淡成幹亭
亭而直致陰回翔以蓋屬膏湛渟而珠媚疑本質之過
清常凝溫而抱粹庸遇曠以不傷表孤妍於衆悴且其
此本近仁嚮明近智蹈約而不移近信在困而能恭近

義故論胡麻者以為君子之道四宜乎以爾登良醫之
篋衍依飛仙之服餌也

服茯苓賦有序

宋
蘇軾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
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
於宛丘或憐而授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暮年二疾良
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晚讀抱朴子書言服氣與
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神仙真人皆服金丹以為

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煮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況能生人乎余既汨沒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柏為然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為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為琥珀雖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屑而淪之去其脈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却老者因為之賦以道之辭曰

春而榮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閱

寒暑以同化委糞壤而蕪朽茲固百草之微細與衆木
之凡陋雖復效骨草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
俄頃破竒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淺薄與時變遷朝菌無
日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他人之足延乃欲擷根
莖之么末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鳩
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於峰崖之巔顧桑
榆以竊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
尺皮厚犀兕心堅鐵石鬢髮不改蒼然獨立流膏液於

黃泉乘陰陽而固結象鳥獸之蹲伏類龜鼃之閉蟄外
黝黑以鱗皴中潔白而純密上灌莽之不犯下螻蟻之
莫賊經歷千歲化為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
畢故能安魂魄而定心志却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上
古以百歲為一息顏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游
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
何求而得食

飯苓賦

明
祝允明

僕少自三河歸蘇臺過首陽道徂來陟降崇巖經行喬
林憩息旅痛因遂幽尋忽有見者埴壤墳起光氣離奇
封以英英之雲覆以丸丸之枝恍兮忽兮不知其中之
物為誰也有仙人雲中來劒地而去迫而問焉仙人告
曰其為物也出自松根本乎膏液天和融鬯地氣騰蔚
凝脂之所滲漉流肪之所滴瀝始焉聚沫終以成質積
雪結皓靈砂貫赤柔匪若酥堅不及石非附木而稱神
未瑩膚而名珀此茯苓也言已而逝僕恒識之昨日友

人彭城子來謁請賦飯苓僕曰子之飯奚如也曰始冀
蠲疴后祈修齡按玄經於炎皇稽隱訣於初平迺察靈
餌采植英或食熟或嗽生和雲盛筐帶月入鐺剝膚乾
蒸集露共烹浮浮兮蒼霧之滄興襤襤乎皓霰之溥零
或異製而單飧或他劑以佐并於是垢腐刮焦府榮股
肱彊中氣盈葆完元淳開通神明將翔九寥而彫三精
焉徵苓之勲亦宏哉僕曰然此亦子之讓辭也未究玄
績吾聞李生招譏於魏人陶子受餉於蕭辟雖梁國之

寵有嘉必牛溪之負斯極也彭城子腸杼文繡膚鏡日
月幽馨蘭芷溫理環玦淵騫授德商偃詒業故其嚅嚅
以道而服食以時匪損其疾乃觀厥頤寧舍龜乎周薇
而朵頤於漢芝乎藥國者旣寡其芳談易者亦受其幾
推繁華於寂寥兮保明哲於希夷敞志意而僵氣毋兮
康聾聵於七之遺乘元精而上征兮諧洪化之無私挽
喬聃而遊五泰兮與羲炎而一期即仙人之所告也吾
與爾縻之

老饕賦

宋 蘇軾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
勞九蒸曝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鑒嘗項上之一嚙嚼霜
前之兩螯爛櫻桃之煎蜜瀟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舍
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
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
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璃酌涼州之
葡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

緩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綵閤手倦而
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施之瓊艘各
眼盪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一
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
笑而起渺海濶而天高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